

無劍俠

612733

无影剑侠

卧龙生 著

上册



00463921



海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旦夕之祸.....	1
第二章	追魂血影.....	47
第三章	神刀宝剑.....	91
第四章	易钗而弁.....	136
第五章	胭脂留祸.....	179
第六章	神偷绝技.....	219
第七章	古刹双侠.....	259
第八章	乾坤神杖.....	300
第九章	噬脐之灾.....	340
第十章	无价之宝.....	372
第十一章	玉龙惊变.....	412
第十二章	强敌压境.....	446
第十三章	顽魔授首.....	480
第十四章	佛光普照.....	519

第一章 旦夕之祸

暮岁之夜，月冷星寒，在贵州省“威宁”通“赫章”之间的“第一峰”上，此时竟然有一队哑口疾行的旅客，步履轻灵，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奔向峰头。

雾漫天地，几乎伸手难见五指，这队人愈登愈高，雾气也愈来愈重，寒冷透骨。

突然，那为首之人猛地停步，其余的人也随之立定当地，像木偶石人般，一动也不动，连呼吸的声音都丝毫没有！

不远地方，这时却传来了一阵极为轻捷的步声，人数不少，但也突然中断，再无点滴响动。

这时雾气更浓，散飞不已，一团团，一块块，愈堆愈多，也愈厚。

蓦地，在这行人群当中，传出数声冰柱坠落地面的脆响，接着疾风吹袭，一声惨号，有人已中了对方的暗算，自山径危崖上摔坠于深壑中。

那为首之人业已顾不得沉着应战，扬声向自己所率领的这一队人道：“来敌穿白色衣衫，混于浓雾之中，尔等火速各自应战，上！”

话声中，又有两声惨号传来。接着阵阵金铁交鸣声响，由少渐多，终于变成了短兵相接的混战，喝呼声，凄号声，痛吼声，乱作一团。

这场仅凭听觉而互拼生死的血搏，继续了一顿饭的光景，像是一场恶梦似的突然惊醒转过来，再也听不到丝毫声响……直到天明。

太阳懒洋洋的从东边海上徐徐升起，萎缩的光霞好不容易穿透了云层，照射在地上。

地上，第一峰的危崖头旁狭窄的山径中，横七八竖的躺着满地死尸，绝壑下也是尸体堆集。

昨夜哑口疾行的那一队人，和另外一队身穿白衫的敌人遭遇，两队六十八个人，死伤殆尽，地上壑中的尸体，恰恰是六十八具！

这些人因何搏斗，是个谜，从双方无一幸逃活命这一方面看来，恐怕哑谜儿一时之间不容易解破呢？

※ ※ ※

数月之后，正春农时候，在“临安”地方，又起了一场奇特的争搏。

临安，古之名都，五代时吴越王钱 建都于此，跨运河，濒钱塘江右，吞四山而抱西湖，气热雄壮，江山如画，自宋高宗南渡，临安才叫临安。

为什么单单把这有名的古郡改称临安，想来是说，此非永居之地而是临时安身罢了，迟早有朝一日，逐胡虏，平四乱，复我大汉故土，还我锦绣河山！

时正晌午，在西湖水中央，一座美伦美焕宽敞的凉亭上，围坐着十数位气质英勃的人物，有老有少。

筵开双席，分踞南北，却无人下筷。

东西空出很大的地方，不知作何用处，南面席上空着正座

的两个位子，北面也空着一个主座，难怪无人下筷，原来正主儿还没到。

移时来了一人，儒服素巾，风度翩翩，前面有一小童引路，那人右手扶在童儿肩上，登上凉亭，对先来的众人说：“借问一声，这可是成化一和宇文兄弟宴客之处？”

立即有一位老者，起座答道：

“不错，请问贵客你是成爷的朋友，还是两位宇文公子的朋友，这里有两桌酒，故而动问。”

儒服素巾双目紧闭的来客，含笑说道：

“他们三个都请了我，今天他们不是为了要搏夺临安第一高手的尊位，以便决定那个参与‘神刀’之约，才设筵邀请群侠，在此地印证手法的么？”

适才答话的老者说的不错。

儒服素巾的来客又追问为何筵开双桌，老者答称因群侠与双方皆算朋友，决定谁也不帮，虽然席开两桌，却情同一家，祈因儒服来客面生，才问个详细。

儒服素巾之人闻言嘲笑的说道：“原来临安的武林朋友，都学会了两面套交情的做人方法，有趣的很！”

举座中人闻言无不变色，个个面面相视作声不得，这人却若无其事的拍了拍小童儿的肩头，敞声说道：“你带我到南席上座去。”

童儿带他去后，这人又对童儿说道：“告诉你爹，船停在那儿，别移动。”

小童儿迭声答应着，这人探手袖中，摸出一粒活似蚕豆般大小的赤金豆儿来，送到童儿手里，挥着手说道：

“去吧，这个交给你爹存着，日后若是极多了，用它给你娶个好媳妇，生两个好小子，长大了别叫他们仗着家业和一身力气给你现世，叫他们别忘了祖宗真地在那儿，好啦！没事啦！”

小童儿裂着嘴直笑，喏喏连声跑下。

在座之人，都听出这儒服素巾的瞎子在指桑骂槐，却都拿这瞎子无可奈何。

瞎子却摸起筷子，问也不问，让也没让，我行我素的在菜盘里面翻腾了一阵子，尝遍了每一味菜。

大家不知这位年轻英俊的瞎子是什么来头，不敢阻拦，只好皱着眉头忍耐。

片刻之后，不知是谁蓦地喊道：“来啦来啦，成爷和宇文公子兄弟一块来了！”

接着闹嚷嚷乱哄哄的人声，由远而近来到亭中，有五名大汉，象捧月似的拥着三个人进来，成他一坐到了另外一桌，宇文兄弟坐在那瞎子的旁边。

他兄弟霍见酒菜已经动过，才待发作，成化一那旁却已起立对宇文兄弟拱手说道：“宇文公子，咱们是自己人，印证功夫归印证功夫，交情可还是交情，饭已经在‘狮王府’用过了，如今干上一杯就言归正题怎样？”

“痛快，成兄不愧是磊落汉子，干！”

大公子宇文启话罢举杯，仰颈见底，二公子宇文展相随。

成他一挑起拇指对着宇文兄弟一伸，他喝干了杯中酒，道：“怎么比法，请宇文兄出题。”

宇文启含笑说道：“怎敢怎敢，成兄吩咐就是。”

那英俊的瞎子，这时却开口说道：“你们请我们这些朋友今日前来，可还要我们说话不？”

成化一当瞎子是宇文公子的朋友！宇文兄弟又当他是成府的宾客，不由同声开口，请瞎子教示，瞎子毫不客气，冷冷地说道：

“成朋友是‘狮王府’名手，宇文兄弟乃临安方家，这次动手是借机会铲除异己呢？还是点到为止呀！”

双方当事人一口同声说是点到为止，绝无他意，瞎子一笑又道：

“这就简单多了，软、硬、轻功和内力，并合为两场，单对单，宇文兄弟选一上阵，一胜一负为和，二胜为尊，二负为臣，你们意下如何？”

双方当事人俱皆赞成，并对瞎子的来历注上了意，瞎子突然一变话锋又道：

“我想过好久，你们双方只要一合上手，必然各出全力，如此死伤仍恐难免，说不得我只好自己冒点险了！”

大■儿不由一愣，人家动手相搏，不知道瞎子冒得那门子险，遂鸦雀无声的静听瞎子说不去，瞎子一清嗓音，道：

“软硬轻功合为一搏，瞎子甘愿当作目禁，你们拈筹分为先后，请人代报数目，以五十为限”。

“五十数内，先能打我拳或踢我一脚为胜，过数则负，这是第一搏！内力算第二搏，约好和瞎子互抵三掌”

“先能掌震瞎子挪动步位者胜，反之谓负。这样你们双方可以各展所学，指作剑，掌化刀，飞来纵去是轻功，轻拈缓送是武术柔力，如此一饱临安万民眼福，而定第一尊位何属，这辨

法如何？”

举座闻言， 咦声、慨叹声、嗤笑声，乱成一片。

成化一首先正色声明非常感激瞎子的这番盛情，最后却认为瞎子无冤无仇，不能这样作。

宇文展误认瞎子是成化一有心请出来的人，说番大话之后，成化一再坚持不可，天下英雄岂不尽皆赞美姓成的光明磊落，因此怒声罚问瞎子是寻谁的开心。

瞎子却嘲讽宇文展是否胆小不敢承认，宇文展正要瞎子这样回答，闻言立即扣实了这件事情，出言逼迫成化一快些拈筹。

成化一经验老到，看出瞎子不似普通人物，遂向宇文兄弟声言动手相搏是他们双方之事，怎能牵连别人。

宇文兄弟却诬蔑成化一和少年瞎子是在串演戏剧，否则应当立刻拈筹而分先后与瞎子交手。

成化一无奈之下，首先向瞎子说明事出万不得已，要瞎子原谅。

瞎子却只催着他们双方快些拈筹莫多噜嗦，然后竟离席而起，自顾自的踱着方步。

有人悄问瞎子要不要把南北双筵撤掉，瞎子一边走一边摇头。

此时宇文兄弟成化一拈筹已毕，宇文兄弟拈得先着，宇文启暗嘱乃弟当心，才待通知瞎子。

不料瞎子却已开口吩咐宇文展动手，并通知所有之人，退至水廊以便腾开地方。

顺手在席上斟了三杯酒，请成化一发令，将菜盘抛扔地上

为动手信号，另有一人大声计数，事定之后，宇文展不待成化一动手，狞笑着抢过一只菜盘，高高举起喊道：“瞎朋友当心信号！”

说着，宇文展把手一松，大盘摔得粉碎，声音城响，报数之人已经高声喊“一”宇文展悄然纵起，飞身扑到！

瞎子似如不觉，众人不由提心吊胆，他们从宇文展纵扑的式子上，看出是施展的狠毒杀手，都代瞎子着急。

眼看瞎子就要遭毒手，詎料奇事变生不测，也没有看见迈步，却已到了宇文展的身后。

并且趁空悠闲的拈了一个肉丸子，放在口中，众人不由哄堂喊好。

瞎子扭回头来，对着大■儿点点头，惹得众人再次呼叫拍掌，宇文展一下扑空，羞怒交并，霍转身，猛上步，伸手以“五阴鬼爪”二次抓到。

这时正好瞎子回头向众人颌首，宇文展的右手已到了瞎子的肩头，谁知道瞎子理也不理，待宇文展指尖触及衣衫的刹那，瞎子修忽旋飞，又到了宇文展的身后，伸手在宇文展的膀子上轻拍了一下。

发出一声脆响，并且冷笑着激讽的说道：“我瞎你又没瞎，怎么不管人在这儿就乱伸手呢？”

宇文展恼羞成怒，恨至极点，突出右手，一式“海底捞月”，下绝情施毒手，骈二指，迅速无伦的点向瞎子“乳中”要穴！

瞎子动若脱兔，修地飘出数尺，冷笑阵阵，扬声说道：“传言‘青莲居士’捞月身亡，莫非你也想去”

此时亭外一千人等，皆已寂然注目不懈，个个俱已看出，

瞎子身怀绝顶功力，为当代罕见的卓越高手。

适时宇文展一声断喝：“瞎鬼你纳命！”双掌以“天罗九手”横劈而下。

宇文展虽非弱者，可惜瞎子的功力太高，身法诡奇的尤其令人凛惧，进退有若幽灵，飘飞捷似鬼形，看不出是何门户传授，令人叹为观止。

宇文展初因骄敌忒煞，致遭戏弄，如今沉着应战，步步进逼，威势凌厉，半晌之后，宇文展一招“搜魂指”点到瞎子“七坎”重穴，瞎子霍地沉肩飘退到了凉亭栏杆旁边，蓦然扬声暴喝暂停。

宇文展边环进手疾攻，认定胜券在握，怎肯停手，一言不发双掌扬起飞扑抓下。

瞎子突然发出凛人肝胆的一声怒吼！身形疾射迎上，比宇文展快了何止十倍，不知瞎子施展的什么手法，已将宇文展双腕捏住。

宇文展空有一身功力，竟难挣扎，瞎子却面向计数之人扬声问道：“计数的朋友你这可不对了，现在是数到多少啦？”

原来计数的这个人，在喊到“五”数之后，只顾全心注意这场惊人的搏斗，竟然忘记接数下去。

经瞎子一问，这才霍地想起此事，慌不迭的连声致歉，瞎子对计数之人摇了摇头，却沉声对宇文展道：

“武林人动手相搏，素有规矩，我曾经喊停，你却依旧攻逼不已，象你这种东西，杀之污手，给我滚！”

“滚”字出口，只见瞎子双臂一抖一甩，竟将宇文展扔出数丈，面临西湖之水，他直跌了下去！

旁观众人，连宇文启在内，竟无一人胆敢擅阻。

此时湖心尽舫云集，万头攒动，人山人海，目睹瞎子振臂一抛，无不拍手雷动，欢呼震天。

瞎子将三杯酒倾下咽喉，对成化一道：“宇文展已败，成化一请试身手！”

成化一功力虽然腾过宇文兄弟，但也不过是半筹之先，目睹瞎子身手功力，早已自愧弗如，闻言羞红耳头，道：“成某眼拙，未识高人，自愿认败，并请朋友移玉寒舍一谈如何？”

瞎子冷算着摇头说道：

“你总算有分寸，不愧‘临安一剑’之名，瞎子有几句良言劝你，‘狮王府’并非善地，迟早必有大变，你何必代人承祸。

“再者，你们临安一剑，双鸟，要想谋劫‘神刀’，那是自不量力，刀未见则命先丧，还是老实些吧！”

说到这里，瞎子坦然挺胸大步而去，众人已被瞎子的威势所慑，悄然让路。

瞎子刚刚走到两列人群的中间，蓦地一声冷哼，全身突然左转，右手的拇、食、中三指，却捏着一柄锋利的剑尖，沉声叱道：“暗算我的是‘宇文启’？”

众人这才看清，宇文启手握宝剑，满面赤红，剑身捏在瞎子手中，宇文启用尽力气，无法夺回！

瞎子哈哈大笑连声，继之恨声叱斥道：

“有宇文子斌这种父亲，当然就曾有你们这样的儿子，武林中人的脸面都叫尔父子给丢了个干净。”

“瞎子真不明白，是什么人瞎了心眼，凭你们这种鼠偷狗窃般的匹夫，也曾被尊称为侠义。”

“瞎子本不愿意溅血在这大好环境的西湖之上，只是像尔兄弟这种东西，也留在世上是祸害，说不得只好……”

众人都已听出，瞎子起了杀人心肠，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口拦阻，生怕“天杀星”照顾到自己，个个噤若寒蝉！

适当此时，突然在湖心尽舫群中，有人娇声高呼道：“云哥哥使不得！”

“大家尚未找出这呼喊之人何在，那少年瞎子闻声似是受到极大的惊吓，全身猛地一颤，向后退了两步，也硬生生的把宇文启拖出了人群。”

宇文启暗算瞎子不中，瞎子恨声训叱，听出大事不好，才待撒手扔剑，已经有人喝阻瞎子。

宇文启呆得一呆，接着已被拖出人群，他飞快的撒手低头向人群中攒去。

谁知瞎子比有眼睛的人还要快，轻舒左手，上步把他抓了回来，右手一震，宝剑断为数段坠落地上，跟着瞎子怒声喝道：

“有人不愿他这狗血沾污大好湖山，今日姑且饶尔一命，听着，我限时三天，尔父子兄弟自此除名江湖，远离临安……”

瞎子的话才说到这里，突然一阵开朗豪放的长笑声音传来，随即听到一声嘹亮的佛号，接着有人扬声说道：

“宇文兄弟故是不作，阁下也未免过狂，和尚虽然跳出三界，但却难泯‘嗔’之一念，要会高人！”

众人闻言扭头看时，不由纷纷让路说道：“有热闹看了，酒和尚来啦！”

瞎子一听“酒和尚”三字，冷冷一笑，猛甩左手，一条人影随手飞起，“扑通”一声，宇文启也被扔落湖心！

瞎子扑撒扑撒手，挺挺胸，大步前行，正和一个手捧着大火红酒葫芦满脸乱胡子的肥大灰衣僧人，走了一个头碰头。

只是那和尚把酒葫芦嘴对着秃脑袋上的那个乱胡子嘴，边走边喝，正一口一口的灌着美酒。

美酒顺嘴滴流，香气四溢，旁若无人！

瞎子理也不理，还是照样走着。

当两个人相距仅有丈二的刹那，和尚突然身法变快，如脱弦之箭猛朝瞎子击来。

旁观众人感到瞎子再也难躲，谁知事情偏出人意外，瞎子动也没动，和尚却在离瞎子三尺地方停了下来。

大家正在奇怪，和尚为何自动停步，但再经注目之后，却不禁人人咋舌凛！

和尚已经不再喝酒，酒葫芦却还拿在手中，双足交替着缓缓提起，又稳稳落下，看似轻巧，却是使尽了气力，但却仍难迈一步，双脚凌空抬步，又虚虚放落，在原地踏步不已，样子怪异到家。

那少年瞎子却像无什么事，安然站立一丝不动！

半晌，和尚还是无法越雷池一步，瞎子却开口说道：

“这真是岂有此理，你又不瞎，怎地却偏和我瞎子较劲，死心眼向牛角尖里攢，再不闪开，瞎子可要硬开了！”

今朝这凉亭上的老少人等，无一不是临安左近的武林高手，早已看出瞎子和酒和尚开始就比上了内功真力。

瞎子不知用什么功夫，使和尚无法进步，中间空着三尺地方，厉害可知，若论眼前的局势，酒和尚是轻家。

瞎子说完了之后，似是静等和尚发言，和尚也怪，就是不

再开口，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

瞎子冷哼一声，语调怪异似是自顾自的说道：

“想必是瞎子碰上了个聋又瞎的伙计，看来好说歹说他都听不见啦，这可没别的好办法，只有硬碰硬了！”

说道，瞎子迈开了步，一步仅有尺半，看来走的也挺费力，瞎子向前走一步，和尚就退一步，瞎子走两步，和尚也退两步。

这样一进一退，瞎子再没开口，和尚根本就没说话，进前的愈走愈快，退后的也愈退愈疾，像一对配合极为巧妙的木偶！

霍地，和尚暴退一丈，谁知瞎子也倏地进了十尺，两人中间仍然间隔着三尺，比毫没变。

和尚脸上已经透出来了汗珠，再退已是湖水。

和尚猛地高唱一声佛号，突然将酒葫芦向上一抛，双掌平肩，贯集全力向瞎子前胸推去。

瞎子却凌虚向上的招手，“摄虚神功”将酒葫芦抓到，斜向湖心抛去。

和尚倏地顿足倒纵飞起，半空中抄住了葫芦，急忙系卦腰间，人却已经斜飞出湖面三丈，相距凉亭四丈的水上。

只见和尚左手猛甩，腰部一拧，肥大的袍袖迎风左右一抖，硬把坠落的身躯拔起，提回亭外长廊之上，脚踏实地。

湖中万千尽舫中的游客及凉亭上众人，不由轰雷一声喝采，瞎子也扬声说道：“西湖酒僧果然比一剑和宇文双鸟强多了！”

可是和尚却面含羞惭，一改适才狂态，双手合十对瞎子说道：

“施主果然有来头，小僧自愧不如，西湖依旧，酒僧将别，施主可能赐个名姓，使小僧永铭不忘？”

瞎子闻言，也不像刚才那样咄咄逼人的神态，含首说道：

“我这次临安总算不虚此行，西湖山水怡人，高僧何必去言，当真未绝‘嗔’念，却又怎能‘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想’呢？高僧莫太固执，在下庄凌云，人称‘无敌太子’，居家‘肃州’古酒泉池不还的地方，有朝一日高僧法驾若肯降临，庄凌云当尽消敌意，扫径相接迎！”

瞎子这一番话，只吓得于筵的一千人等心寒胆颤，个个目瞪口呆，连大气都不敢再喘。

西湖酒僧也不禁闻言色变，喧声佛号，合什道：

“小僧何幸，得曾会今天第一高手，前月有消息从贵州第一峰传来，乌衣封和另外一批不知来历的白衫高手，追蹶施主欲劫‘神刀’，彼等双方六十八人，俱皆丧命，当系施主所为，施主今朝却为何这般仁慈厚道？”

庄凌云哈哈大笑，竟不答覆酒和尚的问话，反而突然说道：“高僧沽酒葫芦之中，可还有美酒？”

酒和尚摇了一下酒葫芦，只听葫芦中美酒荡摆你声，酒和尚答道：“内中美酒还足够醉！”

庄凌云笑问酒和尚肯否借他把玩片刻，酒和尚答声有何不可，立刻将酒葫芦交予庄凌云。

庄凌云手抱着酒葫芦，略加胆顾，蓦地扬声大笑，手指酒和尚说道：“真不愧酒僧之誉，怕我分享美酒，竟已喝个点滴不剩！”

说着，庄凌云拔开了葫芦顶端的木塞，将葫芦反转到倾，

谁说不是，内中果然已经点滴不存。

和尚倒吸一口凉气，念一声佛，其余人等无不相顾愕然失色！

适才酒和尚递过葫芦之前，曾经摇动，众人分明听到葫芦之中的酒响，岂料眨眼光景，似幻若虚，竟曾点滴不存！

庄凌云将葫芦倒置地上，笑对酒和尚说道：

“高僧适才问我，今朝故而仁厚，一因另外有人不顾灵湖血溅，再因我要访寻一个万恶而狡猾的老贼，尚无消息，此人藏在临安，我在杀这老贼之前，不想先开杀例，以神功逼干美酒，志在引玉。

“但是不问能否再会上高手，对今朝于高僧相试却极感欣慰，他年有暇，至盼高僧能驾临肃州一游。”

酒和尚被庄凌云豪爽之言，勾起情怀，道：“痛快痛快，庄施主远来是客，我又即将别离西湖，再相逢谁知何时，况小僧早已羞对湖山，无可慰安已心，不如去休，是故你我何不觅一佳境，今朝共乐把臂一醉？”

庄凌云点头慨然说道：

“临安本是干净土，可惜不少忘本人，若非有这片湖水涤胸中傀儡，只怕待得片刻肝肠就是气断，此山此水应有高僧这般人物才对，高僧当真要去，湖山有知必将伤悲，尽舫多是苟客，涉水半为金迷人，高僧说的好，不如去休，走走走，找个清静的地方，大醉一场倒是妙事！”

话声中，庄凌云代酒和尚挽起葫芦，酒和尚赞服的说道：“乾元神火无上功力，和尚今朝总算见识到了！”

庄凌云抓着酒和尚的臂膀，微笑着说道：“别忘了咱们是